

羊行中 著

1
南疆谜盗

异行诡闻录

惊现火车的奇诡养尸地，
徘徊废弃铁路线的神秘老伯，
从棺材中长出的人形鬼槐，
令人起死回生的万年血玉，
隐藏在百年古镇里的人头，
会真实世界并列发生的
诡异笔记！

少年的
异能奇幻之旅

世纪文新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羊行中
著

异行诡闻录

1

南疆谜蛊

世纪文睿
Century Literature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南疆谜盘/羊行中著. —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
2013

(异行诡闻录)

ISBN 978-7-208-11288-9

I. ①南… II. ①羊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40094 号



出品人 邵 敏

责任编辑 邵 敏 方蔚楠

封面装帧 叶 珺

南疆谜盘

羊行中 著

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)

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

上海市北印刷(集团)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20×1000 1/16 印张 16.5 插页 1 字数 24,000

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08-11288-9/I·1101

定价 29.80 元



因为一次很偶然的机缘，
我认识了我一生中最好的朋友，
我们共同经历了无数次匪夷所思的事情。
这些事情，
超乎任何我们从课本里、生活里学到的知识。
我是习惯做记录的人，
这些记录对我来说，
很重要。
对各位看官来说，
不必深究。

下面，我将要告诉你们的事——
无法保证我所记录的一切都是真实的，
无法承诺我是不是能把这个记录写完，
我甚至不知道明天我将会面临什么。
因为，
我所面临的世界是一个完全脱离常识的世界。

我的生命就像在刀尖上舞蹈，
精彩和死亡如同一对孪生兄弟，
与我如影随形，
你将听到的经历，很诡异……

引子（一）

1973年，广西，十万大山。

皓月当空，大块儿乌云悄无声息地慢慢侵蚀着朗朗夜空，终于将漫天星月遮掩起来，开始发出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咆哮。

数条闪电挟风雷之声撕裂夜空，将黑暗的大地劈出几片雪白的光影，天空中残留着被闪电开膛破肚后的血红色。

两道白光似乎比天空中落下的闪电还要快，在一望无际的荒草上逆风而过。快速前行卷起的气流，把荒草纷纷连根带土卷起，潮湿的泥块儿还未落地，就被雨水击散，化成浑浊的泥水，滋润着千年战火焦土下掩埋的累累白骨。

那白光渐渐停顿，是两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男子，一人怀中抱着一个襁褓，婴儿的啼哭声响亮地掩盖了闪电的轰鸣。

“师兄，怎么办？”其中一人逗弄着怀中婴儿问道。

“只能留一个！”师兄冷声说道。

师弟似乎大吃一惊：“师兄！这……”

“这什么这！”师兄不耐烦道，“要怪，只能怪他们其中一个命不好。谁叫他们是双胞胎！”

“可是……师兄，他们还是刚满月的孩子啊！”师弟下意识地护住了怀中婴儿。

“哼！”师兄满不在乎道，“寻找那个东西，只需要一个！否则世间必有大难！师门千年传下来的祖训，难道你忘记了么？”

“可是……可是……”师弟正欲分辨，却看见师兄正要把怀中婴儿扔入山谷，连忙伸手阻止！

谁曾想师兄单手一探，抓住师弟抱着的婴儿，甩手扔下了山谷！

“师弟，你这么婆婆妈妈的怎么能行！不要忘记你的身份！”

引子（二）

2012年，广西，十万大山。

“老公，我害怕！”在山洼小村中，妻子蜷缩在被窝里，恐惧地注视着院落中那口古井，“我总觉得那口井很吓人呢！好像会有什么东西会从里面爬出。”

一阵冰冷的夜风吹过，遍体寒意让妻子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冷战。

“有什么好怕的。”男子似乎对那口古井也心有余悸，惴惴不安地看了几眼，似乎听见从井中窸窣窸窣传来声响。

男子也心生恐惧，连忙吹灭了蜡烛，钻入妻子捂暖的被窝。

“老公，你说咱们这次能要上孩子么？”

“这个村长很有名的，我也是找了许多人才打听出来，应该没问题。”

“我还是害怕！那口井总感觉透着股邪气，不会有鬼吧。”

“怕什么，哪里来的鬼。快睡吧！”

深夜，万生皆眠，夫妻两人已经进入沉沉梦乡。没有人发现，古井中缓缓爬出一人，隔着门缝，默默注视着两人，发出一声长叹……

村外，两人正在低语，一人问道：“找到了么？”

“嗯！”

“是什么？”

“房事阳液，婴儿烧灰！”



引子(一)

……数条闪电挟风雷之声撕裂夜空，将黑暗的大地劈出几片雪白的光影，天空中残留着被闪电开膛破肚后的血红色。

引子(二)

……“我还是害怕！那口井总感觉透着股邪气，不会有鬼吧。”

“怕什么，哪里来的鬼。快睡吧！”

深夜，万生皆眠，夫妻两人已经进入沉沉梦乡。没有人发现，古井中缓缓爬出一人……



人偶娃娃 1

……“月饼！月饼！”我拼命喊着，却不敢靠近他。模模糊糊中，我似乎看到从墙壁里面探出一双白的没有血色的手，慢慢抓住他的肩膀。我想站起来，却发现肩膀上传来冰凉滑腻的感觉，低头一看，同样有一双手按在我的肩膀上。

这时，门外似乎传来“窸窸窣窣”的声音，紧接着，传来一阵敲门声……

老槐鬼棺 35

……让我倒吸一口凉气的是：枝桠上挂着一张张人像皮纸画，均是真人大小。枝桠随着晨风轻晃，皮纸画也如同吊死的人一样，跟着枝桠摆动。

“那个老头没有说这棵树上还挂着这么多皮纸画。”我心中隐隐觉得不对。

“那不是皮纸画，”月饼声音更加阴冷，“这棵槐树，是从坟里长出来的。”

老槐树上密密麻麻挂着的，全是干扁的像纸一样的死人！





幽冥血玉

73

……月饼突然睁开眼睛，嘴角挂着诡异的微笑，眼球里面是一片茫茫的白色。而在他身后，又慢慢走出一个人，也是一双白茫茫的眼球，双手向前伸着，似乎要从这石头里面挤出来。他的手指距离我的鼻尖只有一两寸的距离。

我清楚地看到他的脸：那个人！是我！

鬼脸新娘

149

……一支乐队，有唢呐手、喇叭手、鼓手、梆子手，正吹奏着送殡时的哀乐，天地间被哀乐充斥着，愁云惨淡。

但是奇怪的是，这支队伍里，竟然没有棺材或者灵位。

吹手们穿得都是喜庆的红色。而在吹手身后，是一群人抬着花轿，旁边有个新郎官样子的极英俊的男人，满脸的喜色，美滋滋地时不时看着花轿。

这竟然是娶亲的队伍。



尾声

253

……猫是通灵通邪的动物，猫体可以藏纳住怨灵。无论人和动物，当瞳孔开始扩散时，体内的灵魂就会逃逸。而猫的瞳孔之所以有这种奇怪的变化，就是为了白天不让体内的怨灵从瞳孔中散逸，而到了夜间又放出怨灵在世间游荡，一只猫体内最多可以藏九条怨灵，所以民间传说猫有九条命。



人偶娃娃

……「月饼！月饼！」我拼命喊着，却不敢靠近他。模模糊糊中，我似乎看到从墙壁里面探出一双白的没有血色的手，慢慢抓住他的肩膀。我想站起来，却发现肩膀上传来冰凉滑腻的感觉，低头一看，同样有一双手按在我的肩膀上。

这时，门外似乎传来「窸窣窸窣」的声音，紧接着，传来一阵敲门声……

“我给你讲一个《药引》的故事吧。”

“好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。恐怖么？恐怖就不要听了。”

“不恐怖。”

“那你讲吧。”

他是一个医生，职业很尴尬，妇产科医生。

她是公司白领。

他与她是通过一场相亲聚会认识的。他喜欢她的淡泊清雅，她喜欢他的风度翩翩。

相爱很简单。

她觉得他的职业很神圣，每天都会有崭新的生命从他的手中诞生。但是家人说，妇产科医生接生的孩子远不如堕胎打掉的孩子多，身上都带着阴气。

但是，她不顾家人的反对，与他结婚了。

婚后的时光幸福甜蜜，她知道她的选择是对的。

她有慢性胃病，每天晚上睡觉前，他都会温一杯热牛奶给她喝，告诉她这是治疗慢性胃病最好的方子。牛奶温到胃里，暖在心里，也温暖了她蓬勃爆发的情欲。

每次做爱的时候，他总会小心翼翼地戴上避孕套，她总是很不解。那种油腻的塑胶感总让她觉得他是在和避孕套做爱，而不是和她做爱。

激情结束时，他总会剧烈地喘着气，轻抚她的长发。然后摘下避孕套，在开口处熟练地打一个死扣。这种下意识的熟练让她很不自在，她甚至幻想他和别的女人做爱时摘下避孕套的样子。

终于有一天，她拒绝和戴着避孕套的他做爱。

他微笑着说：“傻丫头，我每天都要看到许多还未成形的生命被那些残忍的妈妈抛弃，现在我们没有做好准备，我不想你受到任何伤害。”

她终于明白了，他是为她好，他爱她。

那一晚，她特别主动，几乎用上了所有的姿势，把他折腾得筋疲力尽。因为第二天，他要出差。

小别胜新婚，临别更胜过小别。

第二天下午，噩耗传来，他所乘坐的长途车出了车祸，他死了！

追悼会上，她哭得撕心裂肺。心痛，胃却不疼了。

因为她的慢性胃病早已被温热的牛奶和爱情治愈。

过了几个月，她惊奇地发现她竟然怀孕了！

她心中疑惑，仔细回忆临别前一夜的每个片段，忍不住又有些脸红心跳。

摸着微微隆起的肚子，她幸福地想：也许，那夜太激烈，避孕套磨漏了。

她毅然辞去了工作，再次不顾家里的反对，毅然要把这个遗腹子生下来。

十月怀胎，一朝分娩。在剧痛中她听到了响亮的啼哭，一个男孩的诞生宣告她成为了母亲。

家里也慢慢接受了她和孩子，母亲主动搬过来帮她带孩子。她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孩子，心中暗想：老公，这是你生命的延续，是你给我的最好的礼物。

转眼，孩子十个月了，过度的劳累又让她的胃开始慢慢地疼了起来。

她突然想起了热牛奶，于是来到厨房，翻箱倒柜，终于在橱柜最角落找到了那个曾经最熟悉的牛奶杯。

突然，她发现橱柜的缝隙里似乎塞着两张纸条，她好奇地抽了出来，纸条上写着：慢性胃病，每夜临睡前服牛奶一杯。药引：房事阳液，婴儿烧灰。

“咣当！”杯子落在地上，摔得粉碎。

母亲急忙问她，她慌乱地收拾着玻璃片，说没事儿。

回到卧室时，她看见孩子，手里不知什么时候拿了一个避孕套，正在向小鸡鸡上套着。

她缓缓地瘫坐在地上，手里拿的另外一张纸条慢慢展开——病历单：李晏然，男，28岁，睾丸生精功能障碍，精子不能产生，经确诊为真性无精症。

(一)

听完这个故事，我冲到厕所把刚吃下去的胃药吐了个干净！打开水龙头，用冰冷的水洗了把脸，怒气冲冲地回到火车软卧包厢。

“月饼！你还有点人性不！大晚上趁着我胃疼讲这么恶心的故事。”我拿毛巾擦了擦脸，破口大骂道。

月饼似笑非笑地半躺在床上，悠闲地吐着烟圈。

我软软地瘫在床上，火车仍在高速行驶，时而穿过隧道，时而经过山涧，光影不停地变幻在窗户上，看上去异常诡异。

我顺手拿起一根火腿肠，想起月饼刚才讲的那个故事，胃里又是好一阵翻江倒海，厌恶地把火腿肠砸向月饼。

月饼准确地接过火腿肠，回敬了我一根红将军（山东的一种香烟），剥开塑料皮，有滋有味地啃着。

“你他妈的倒是好胃口！”我愤愤地点上烟，包厢里顿时烟雾弥漫，“月饼，你这个故事从哪里听来的，讲的和真事儿一样。”

人往往就是这样，明知道一个东西恐怖恶心，但仍然忍不住好奇心，想了解个究竟。

月饼慢悠悠地啃着火腿：“南瓜，你这个人就是太纠结。你觉得一枚鸡蛋好吃，有必要去看看生这个鸡蛋的鸡是什么样子么？”

“当然有必要，能生出好吃鸡蛋的鸡，也一定很好吃。红烧、清炖……”二十多个小时的旅途让我嘴里实打实地淡出个鸟来。火车上的饭菜，坐过火车的朋友肯定都了解，除了价格能让人过目不忘外，再就确实没有什么可回忆了。所以一谈到吃的，我顿时食指大动，口水横流。

“要不我再给你讲一个火车上的故事？很恐怖，有兴趣听么？”

“没兴趣。”我用被子捂住脑袋。

“真的没兴趣？”月饼清了清喉咙。

“完全没兴趣。”我语气坚定。

“在火车上这么幽闭的空间，听火车上的恐怖故事，机会难得哦。”月饼坚定不移。

“嗯……”我开始动摇。

“超恐怖的。”

月饼没做传销真是瞎了这块好材料。我心里愤愤地想：“那你讲吧。”

“在80年代，那时候的火车还很简陋，人们钱也不多，能舍得坐卧铺的一般都是领导，反正都是单位报销。话说有这么个领导，有个去广东出差的机会，就带着单位一个女职工买了四张软卧的票，上了车。”

“等等，为什么是四张？不是只有两个人么？”我从被子里探出头。

“靠！你猪啊！这你还想不到。”我突然发现月饼笑得很猥琐。

“哦……”我恍然大悟，顿时来了精神，从床上坐了起来，“继续继续。”

月饼一副孺子可教的神态……

“那时候能坐上硬卧的就很不得了，所以软卧基本没有什么人。那个领导和女职工上了车之后，发现整个软卧车厢只有寥寥几个人，想到晚上即将发生的旖旎风光，领导不由心中窃喜。乘客们在幽暗的车厢里按号找着自己的卧铺房间，默不作声，表情木然，完全没有即将出远门的兴奋，倒是像对号入座参加葬礼一般。

正在这时，火车突然停电了！车厢里刹那间漆黑一片。在那个年代，火车还很简陋，偶尔停电是很正常的事情，领导正好也找到了自己的那间卧铺，浑不在意地推门进去，却发现有三个人，肩并肩笔直地坐在床上，一动不动。而他清楚记得，这间包厢他把四张票都买了，那这两个人会是谁呢？

领导使劲看了半天，才发现这两人是对年轻夫妇。就着窗外微弱的灯光，觉得两人似乎很眼熟，但是就是想不起在哪里见过。他心里骂了几句乘务员不负责任，提着包进了车厢，准备把那对夫妇赶走。

就在这时，那个年轻男子转过头，他的五官，像一张扑克牌完全没有挪动，用没有语调的声音说道：‘你们俩终于来了。’

领导立刻吓出一身汗，行李全掉在地上。

由于车门很小，领导又比较胖，所以在他身后的女职工看不到包厢里的情况，奇怪地问道：‘你不是说这间包厢就咱们俩么？怎么还会有其他的人？听声

音好耳熟呢。’

‘你们俩来了，我们就可以走了。’另外一个女人说道。

‘啊！’领导感觉到有一双冰冷的手搭到他的肩膀上，身后传来一阵凄厉的叫声，正是女职工发出来的！”

月饼的嗓音低沉缓慢，再配合上火车包厢里幽闭的空间，我不由得浑身汗毛倒竖起来，四处打量着，生怕身边多出这么一对人偶娃娃，面无表情地看着我。

“怎么不讲了？”等了半根烟的工夫，月饼还是没有继续讲下去，好像在入神听什么声音。

我一边胆战心惊一边又特别想听，不耐烦道：“月饼，没你这么烘托气氛玩人的！这讲了半吊子的故事等于伤天害理！”

月饼似乎没有听到我说的话，脸色变得很严肃，嘴里低声重复着同样一句话。我使劲听了半天，才听明白月饼说的话——

“难道这是真的？”

正在这时，火车发出刺耳的刹车声，车轮与车轨仿佛在痛苦地撕扯着，声音越来越大，有股巨大的声波顶着我的耳膜，似乎都要爆裂了。最后火车猛的一顿，巨大的惯性差点把我从床上甩下去。紧接着，整个车厢停电了！

一切回归到完全黑暗寂静中。

我的胆子差点吓爆了，慌忙摸起打火机点着火。在晃动的光亮下，我看到月饼就像中了邪一样，两眼直勾勾地盯着车顶，脸色煞白，双手在不规则地抖动着，嘴里不停地说着一句话：“难道这是真的？”

“月饼！月饼！”我拼命喊着，却不敢靠近他。模模糊糊中，我似乎看到从墙壁里面探出一双白的没有血色的手，慢慢抓住他的肩膀。我想站起来，却发现肩膀上传来冰凉滑腻的感觉，低头一看，同样有一双手按在我的肩膀上。

这时，门外似乎传来“窸窸窣窣”的声音，紧接着，传来一阵敲门声……

“笃……笃……笃……”

(二)

我已经彻底瘫在床上，那双手已经从我的肩膀上慢慢滑到我的胸前，紧紧搂着我。我甚至感觉到有个人从墙壁里挤出来，贴靠着我的后背，她的脑袋顶着我的脖子，湿漉漉的长发黏在我的身上。我下意识地摸了一把，那些头发立刻像水草般把我的手全部缠住，手上全是油腻冰凉的丝状物。

我呼吸开始困难起来，“咣当！”也不知道是因为打火机烧了半天太热烫着我的手，还是我的手当时完全握不住东西，打火机掉落在地上，车厢里又是漆黑一片。

那个“人”似乎像蛇一样缠着我的身体绕到我的面前，好像就离我几厘米，因为我的脸甚至感觉到从她鼻孔中喷出的湿漉漉的空气。虽然现在什么都看不见，但是我还是闭上了眼睛。这也许是人类面对恐惧时最自然的自我保护。

我这时也无暇顾及对面的月饼是不是面临和我一样的情况，正想大喊几声，就感觉到那双枯瘦的手一下子摸着我的脖子，冰凉冰凉的，手指甲非常锋利，我像触电般开始麻起来，全身的肌肉不由自主地发起抖，喉咙完全不受控制，根本发不出一声声响。

那双手在我的脖子上摩挲了一会儿就收了回去。“她”的头又凑了过来，黏糊糊的头发全都贴到我的脸上，有几根还带着非常腥臭的液体钻进我的嘴里，缠住了我的舌头。我连忙想用手把“她”推开，突然这个时候，那个“人”用非常轻的声音在我耳朵边说道：“你是谁？是来救我的么？”

那声音虽然细若蚊蝇，但是我却听得很清楚：她是个女人！或者是个女鬼！

这个女鬼又轻声问了一遍同样的话，我完全不知道该如何作答，但是心里的恐惧感却莫名其妙地消失了。也许，人类只对未知的事情产生恐惧。当我和她说话时，这种对未知事物的恐惧自然也就降低了几分。

在我没有作答的时候，她的身体又像蛇一样缠住了我，我清晰地感觉到一双浑圆修长、饱含弹性的腿盘挂在我的腰上。她的嘴巴贴上我的耳朵，呵出的

气更加冰凉，我彻底懵了，只听她又说道：“你们俩来了，我们就可以走了。”

你们俩？是指我和月饼。我们是谁？难道月饼那里和我一样的情况？

我想到月饼刚才没讲完的鬼故事，心里竟然有一点庆幸：还好我这边是个女鬼，月饼那边肯定是个男鬼。要不然被一个男鬼这么缠着，就算没吓死也恶心死了。

怀里女鬼突然变得越来越冰冷，我不由冻得打起哆嗦，感觉身体里面仿佛有什么东西，慢慢地和我剥离，全身的热气随着毛孔像抽丝一样滑出体内。就在这时，包厢内灯光大亮，来电了！我一下子就看到了搂在怀里的“东西”，不由头皮一炸，浑身的寒毛都竖了起来。

（三）

一个人偶娃娃！

这个人偶和十二三岁的女孩子差不多大小，长得极美。皮肤如陶瓷一般白，白得甚至泛出妖异的青绿色。直刘海的垂腰长发上面沾满了不知名的液体，使原本美丽的头发错乱纠缠在一起，看上去非常恶心。涂着血红色的樱桃小嘴微微张开，仿佛要说些什么。最恐怖的是她的一双眼睛：整个眼眶里面是一双黑漆漆的瞳孔，完全没有眼白，看上去就像一对深不见底的黑洞。但是这双眼睛偏偏又能让我感觉到无时无刻不在盯着我，那幽幽的眼神似乎诉说着无尽的哀怨。我心里面突然一疼，没来由地紧盯着这双诡异的眼睛，只觉得那双眼睛越来越深、越来越深，开始慢慢旋转起来，就像一汪深不见底的黑潭，在平静的湖面上卷起了漩涡，那奇诡的景色吸引着我产生了强烈的投身而入的冲动。

正在我因为人偶娃娃的眼睛产生了奇怪的幻觉时，恍惚间听到月饼喊道：“破！”

车厢里的光线产生了奇怪的扭曲，我怀里的人偶娃娃周身冒出黑色的烟雾，原本洁白饱满的皮肤产生了皲裂，发出“啪啪”的破裂声，大量的皮屑一片片脱落下来。整个娃娃迅速干瘪，我眼睁睁地看着她的脑袋变成了完全没有血肉

的骷髅，唯独那双黑瞳还顽固地在只剩下骨骼的眼眶里转动，视线牢牢地锁着我，巨大的牙床上下开合着，喉骨在上下抖动着，好像还在对我说着什么。

“疾！”月饼又一声大喊。

人偶娃娃突然发出尖厉的叫声，白色的骨骼变成枯黄色，平整的表面开始出现密密麻麻的坑洞，迅速塌陷收缩，直到化成骨灰，滑落到地上。骨灰甫一落地，又发出冷水溅入油锅的“滋滋”声，最后化成一缕黑色的人形烟雾，飘浮在车厢顶部。

紧接着，又有一团人形烟雾也飘到空中，两团烟雾慢慢融合成一团，渗入车顶，消失不见了。

“南瓜！南瓜！你没事儿吧。”月饼用力摇着我的肩膀。

我被月饼摇得前俯后仰，胃里面又很不舒服，刚想说没事儿，却忍不住肚子里面翻江倒海，张嘴“哇”地吐了月饼一身。

“靠！”月饼皱着眉头，后退了几步，“你丫儿有点公德心好不好！”

我抹了抹嘴，胸口的一股闷气终于吐了出来，觉得清爽了很多。听到月饼这么说，不由怒从胆边生，气不打一处来：“你拉倒吧！我看你和柯南一样的！他老人家到哪里哪里死人，你是到哪里哪里有鬼！我真是倒了八辈子霉，怎么和你在一个宿舍住了四年，弄得连女朋友都没找上！要是今天挂了，我亏大了！我他妈的还是处男啊！”

我歇斯底里骂了一通，月饼脸色阴晴变幻了好一会儿，张嘴想说什么，却又没说出来，转身从旅行包里掏出几件衣服换上了。我则坐在床上盘着腿儿闷闷地抽烟。

月饼换好了衣服，找了个塑料袋把那身让我吐脏的衣服包了起来，我心里倒有些过意不去：“月饼，你说火车怎么突然停了？刚才停电是为什么？和这两个人偶娃娃有关系吗？”

月饼早就把衣服包好了，动作缓慢地往旅行包里放，显然是想找个事情做做不想搭理我。一时间气氛很尴尬。

月饼就是这种性格，闷葫芦一个，越生气越不愿说话。但是一旦要说起话来，又是一个话唠，口沫横飞，滔滔不绝，叫人不胜其烦。